

日本國力之謎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伍夫倫 著
伍 仁 譯

趙映雪 校訂
尤 金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日本國力之謎

伍夫倫 著

伍 仁 譯

趙映雪 校訂
尤 金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日本國力之謎／伍夫倫著；伍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五南，民81

面； 公分

譯自：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ISBN 957-11-0571-6 (平裝)

1. 政治 - 日本 - 戰後 (1945-)

574.2179

81005611

日本國力之謎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原著者／伍夫倫

譯者／伍仁

校訂者／趙映雪、尤金

責任編輯／劉素芬

校對者／劉叔美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7055066 (代表號)

傳真：7066100

劃撥：0106895-3

局版台業字第0598號

發行人／楊榮川

排版／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申豐實業有限公司

印刷／三聖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訂／太陽製本所

中華民國 81 年 4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0571-6



基本定價 8.4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作者簡介

伍夫倫十八歲離開荷蘭。過去的二十五年，他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日本。他曾擔任荷蘭NRC Handelsblad報東亞記者十五年，負責採訪印度、韓國等國。一九八七年他因報導菲律賓革命，而榮獲荷蘭最高新聞獎。在他全心投身新聞工作以前，他曾教過書，從過商，累積了大量的親身經驗，因此他常撰寫有關日本的文章。他對政治理論極感興趣，曾在《外交季刊》這類學術性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並寫了「六十年代學生革命者研究」這篇論文。《日本國力之謎》這本書是一九八六年九月至一九八八年三月在離東京約三小時路程的北茨木（Ibaragi）羣山中的一幢小屋裏寫成的。

日本國力之謎

人們總是把日本和自己最熟悉的國家（也就是自己的國家）來比較，這是很自然的。人們本能地希望，它也是由支配美國或西歐的那種法則和力量所左右。但是美國克諾夫（knopf）公司和麥克米倫（Macmillan Uan）公司出版的《日本國力之謎》（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一書的作者伍夫倫（Karl Van Wolferen）認為，這種希望會把人們引入歧途。他認為人們只有瞭解了日本的特殊統治方法，才能更清楚地瞭解它。而他正開始擔憂他所認識的日本了。

日本使世界感到困惑。二十年來，日本一直對西方人說，你們要耐心等待。但是西方逐漸意識到，日本長期以來所許諾的變化，是不會來到了。他們期望日本變化而作的解釋，也純屬無稽之談。對多數西方人來說，歸納起來，日本的問題，就是每年破紀錄的貿易盈餘：1988年約 770 億美元。可是問題的實質遠不止這些數字。日本不僅出口大於進口，而且在國內抵制外國產品，從而嚴重影響了西方工業。

日本人一心只想賺錢，這是易於理解的。然而，日本對外國市場的征服並未給本國人民帶來多少好處。城市住屋短缺，且房價昂貴，只有三分之一的日本家庭有下水道。公共交通擁擠不堪，道路嚴重不

足。日本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準，低於不及日本富有的歐洲國家。

是什麼因素驅使著日本人？他們爲了什麼終極目的而不惜犧牲自己的安樂，且甘冒世界各國敵視的大不韙。通常的解釋是，對集體的關懷使然。誠然，日本人似乎是按真正的社區方式組織起來的。就局外人而言，多數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心甘情願地將個人的慾望置於社區的需求之外。然而，這種驚人的社區精神，是三個世紀前一個統治精英有意向日本社會灌輸的，是政治上潛移默化的結果。今天的日本人對此別無選擇。他們就像園丁修剪灌木樹籬一樣，突出的個性都要被剪掉削平。

但是，日本系統地壓制個人主義的勢力並非出自一個嚴厲的中央政府。幾個世紀以來，日本的治國之術是由共享權利的半自治集團相互平衡的結果。今天最有勢力的集團包括某些內閣大臣、一些政治派系，和一簇簇的官商企業。影響較小的集團就更多了，如農業合作社、警察、新聞界，和黑社會。所有這些成分組成了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爲體制（System）的機構，以便與國家區別開來。

我們要研究的不是什麼遊說、陳情（lobby）活動，而是一個獨特的結構現象。它是一個階層組織，嚴格地說，它是幾個階層互相重疊的複合體。它沒有頂峯，像是一個倒置的金字塔，沒有一個能夠制定政策、擁有絕對權威的最高當局。沒有一個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所說的最後責任所在。在日本，責任總是不斷地推諉下去，沒有一個最終承擔責任的人。

如果我們能懂得日本政治權力的功能，日本問題可能就不那麼神祕了。我們也就能看到原來看不見的東西。其一就是體制——現在正處於二十世紀的最佳狀態。日本在世界二次大戰中的戰敗，並不像原來所想像的那樣，是日本的一個政治分水嶺。戰前和戰時的官僚體制

（軍人除外），在戰後鞏固了其地位，而且還進一步地擴大勢力。

日本的基本政治和其它任何國家以乎並無二致。日本有法律，有立法機關，有議會、政黨、工會，和首相。但別被這些熟悉的招牌迷惑了，也別指望日本的首相能有多少領導作用。工會只是在午間休息時組織罷工；立法機關事實上並不立法（法律由政府部門的官僚制定）；法律只是在不過分違反最有權勢的集團利益情況下才能執行。執政的自由民主黨（自民黨）既保守又專制。它也不是一個真正的政黨，而僅僅是幾個派系的集合體，事實上，它也並不統治一切。自從四十年代後期，就是這一較小集團的政客拿大臣的席位玩起搶椅子的遊戲了，他們只給保護人讓出椅子，在作出政治決定時，並沒有明顯而公開的影響力。

凌駕於這樣一個軟弱的議會之上的首相（他也是自民黨的總裁），照理可以擁有更大的權力。但他事實上並不像一些外國人，包括外國政府所期望的那樣，能做到一位總理所能做到的一切。他的權力遠不及任何其他西方或亞洲國家的政府首腦。中曾根最近的經歷就證明了這一點。作為首相，中曾根毫無疑問有獨攬大權的雄心。他比任何一個戰後的前任首相都更竭盡全力地想鞏固自己的地位。可是，最終並未能實現他為之奮鬥的政策調整——日本國鐵的私有化除外，這可能是世界上國營企業損失最大的一項政策。



中央政權的分散是從本世紀初開始的，到30年代達到頂峯。日本形成無人能控制的狀態，這就使狂熱的中層軍官有機會劫持了國家。1931年9月，日本關東軍進攻穆克登（Mukden）（現在叫做瀋陽）的中國衛戍部隊，從而開始對滿洲的占領。這一犯上作亂的行為並未

受到東京政府的譴責，於是軍方便知道他們可以繼續胡作非爲了。他們自行建立了一個偽滿州國，這樣，就把日本推向通往珍珠港和廣島的道路了。

然而，在那場大災難後，仍未有人試圖建立真正的中央政府。1945年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和他的政治改革家來到日本，著手廢除人們想像中類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那種獨裁制的實體殘餘。人們從未想到，日本是由於缺乏一個强有力的集中領導，才導致向西方的進攻。

日本喜歡採取一種所謂實際管理的方法，使人們對它的瞭解更加困難。有權勢的日本人試圖向他的同胞或外國人說明真相或動機時，總是極其機智地從一個實際情況跳到另一個實際情況。外國商人或政府代表如訴諸合同、法律或國際條約時，他的日本對手會告訴他，在日本辦事的實際情況不能只靠冷冰冰的條令，而更應依靠溫情脈脈的人際關係。可是，如果這個外國人在另一個場合將他的問題（例如要求官方干涉某一商業糾紛）試圖透過這種超法律範圍的傳統辦法去解決時，他很可能會聽到：在民主的日本，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他應該知道這種事是由法律管轄的。

對這種自相矛盾的容忍又與另一個特徵緊密結合：即在任何環境下都缺乏一個可以稱之爲真理、法規、原則或道德的概念。幾世紀以來，日本知識界長期受到政治迫害，這在決定日本的社會與政治的現實時，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對於西方人來說，要想瞭解一個不承認先驗真理之可能性的政治文化，需要付出不凡的智力。然而即使是嚴肅的日本問題專家，也很少在這方面下過功夫。

有兩個現象使東西方交流更爲複雜化。一是日本人常採用的，我把它稱之謂公關；另一個是日本龐大的宣傳攻勢。一個會說英語的日

本人在與外國人接觸時，會依賴公關手腕使他們之間的交往盡可能地順利進行。這種人在政府部門或企業的辦公室內隨處可見。日本經濟界的領袖、有影響力的大臣，甚至首相本人也常常運用公關。外國談判代表回國後，往往以為這次他們真的是和權威人士進行了會談，他給他們的印象是，他會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其實他們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因為在日本擁有這樣廣泛權力的人是不存在的。



有時公關人員也批評政府的某些政策或官方和企業的態度。但是在大的方面，他們總是支持體制的觀點：即日本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雙重民主國家；日本的進步是由開放市場得來的；必須鼓勵發展個人主義；多數日本人已開始意識到應該更加走向世界；外國人在競爭方面不夠努力；外國與日本的矛盾多數是出於誤解。這類宣傳越發令人信服，因為許多公關人員都相信它。

在這一方面，外國人也充當了一定的角色。在日本許多外國大公司的代表，為了工作方便，也必須成為體制的一部分。他們不願冒受冷落的風險而公開批評日本。一個由西方學者組成著重於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術研究會的大部分經費，是由日本機構支付的。日本的金錢和與日本拉關係的需要，再加上政治上的許多日本問題的專家在不同程度上不明智地為日本辯解。

日本有一個突出的統治階級。它的成員主要是一些高級行政管理人員——高級官僚、大商人，和自民黨的一部分人。他們之中不會有才華橫溢的政治家。嚴格地說，這並不是一個世襲的階級，但是高官富商的兒子很容易加入。它相當公開，但今天已不像戰後最初十年那麼公開了，而它的成員是清一色的男性。

在日本要獲得成功完全要看你認識什麼人。Kone（這是一個日本縮寫字，相當於英文的關係）常常是考取最好的學校，謀取最好職業的關鍵。爲了得到最佳醫療條件，透過特殊關係介紹給一名十分忙碌的名醫是決不可少的。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許多日本人受惠於許多其他日本人，而另一些日本人反過來又受惠於他們。在日本生活的一大特點就是不斷地拉關係。政客們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而與老一輩具有影響力的自民黨領袖的女兒們結婚。然後，他們又把自己的兒女與有前途、有影響力的政客和商人的孩子成雙配對。竹下登首相的大女兒就嫁給了日本國會重要議員金丸信的長子；竹下的三女兒嫁給了武中（Takenaka）工程公司（日本最有名的建築公司之一）前董事長的次子。這樣形成的關係網被稱之謂 Keibatsu，或者叫做透過婚姻形成的家族羣體。

凡是東京大學（東大）的畢業生，尤其是法學院的畢業生，全都意味著自然而然地與一個龐大的關係網絡掛上鉤了。東大法學院的教學質量並不能無可爭辯地雄踞日本教育系統之首，但更爲重要的事實是，它的畢業生幾乎歷來都占據了最高行政職務。日本大藏省的科長和高級官員有88.6%來自東大，而外務省則有76%。

長期以來，日本就有商人向政客無節制地贈送金錢的傳統，當代的自民黨政客可以對他們的額外收入處之泰然。在陪同他們進行例行的選區視察時，我看到他們接受裝有千百萬日元的牛皮紙袋。記名的捐贈只是政客們在選區亮相時所得的一小部分，但這也是我們唯一能衡量哪些企業捐款最多的依據。例如，1984年商業銀行的捐獻最爲優厚，占自民黨接受工商界公開捐款的約三分之一。毫無疑問，這種在金融界毫無顧忌的大力捐助，對日本的大公司只會是有好處的。



我所描述的這個國家，並不意味著日本社會的人際關係是建立在輿論一致的基礎上。這是因為大吹大擂的輿論一致，只不過是騙人的神話而已。日本被錯誤地標榜為輿論一致，是因為日本人知道，和比自己強大的人較量將一無所獲。事實上，日本政黨在表現輿論一致時，很可能對他們表示贊同的事十分反感。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透過高壓手段強制獲得的。日本人對高壓手段並不深惡痛絕，他們認為這是社會和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因為體制的非正式、非法關係的特徵是依賴高壓手段而存在。直到最近才有人發出呼籲，指責許多學校的老師竟鼓勵他們的學生欺凌弱小。

高壓在日本很能奏效，不管它來自何方。當中國政府要求日本的新聞記者保證永遠不寫任何批評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其它有爭議問題的文章時，高壓奏效。當阿拉伯國家要求日本公司不要與以色列做生意時，高壓奏效——豐田公司沒賣過一輛汽車給以色列。儘管日本宣稱不執行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經濟制裁，但它與以色列的接觸微乎其微。任何一個外國政府都可以採用 gaiatsu，即從外部施加壓力來參加日本的政治派系鬥爭。日本的一些政府部門在與其他部門發生爭執時，曾鼓勵外國人採用 gaiatsu。

對輝煌的成就提出異議是很困難的。日本戰後取得的經濟成就，贏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讚揚。我並不想轉移人們對日本人民取得成功的讚賞。日本人建立了一個相當安全的社會，無人挨餓，無家可歸者僅千餘人。但是體制所發揮的績效得到的讚揚太多了，以至於外國人和日本人全都忽視了它內在的缺陷與不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日本的工業和官僚機構相當順利地適應了兩次石油

危機帶來的變化，更有助於掩蓋執政者不能面對必須進行更為徹底的改造這一事實。日本的經濟基本上只依賴一個市場——那就是美國，1988年它吸收了日本出口的34%。

美國人認為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日本幾乎可以完全自由地進入美國市場，反過來日本市場卻對美國極不友好。僅僅說雙方沒有共同語言，實在太輕描淡寫了。美國人強調日本可以從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中得到好處，因為這會使日本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但是這不是日本執政者所能理解的好處。一個真正的開放市場會破壞國內的秩序。在他們的眼裏，這怎麼會對日本有好處？日本的體制與國際自由貿易體制，兩者毫無共同之處。因為後者要求遵循的規則是日本執政者無法接受的，除非他們拆毀複雜的非正式關係網，這種關係網在日本被稱為 jinmyaku。體制內部的交易，如果引用人人都適合的規則，那就會削弱體制，並最終使之毀滅。



情況能夠改變嗎？理論上是能夠的。體制的特徵完全取決於政治關係。從長遠看，沒有不可改變的政治狀況。尤其是當政治的範圍已經明確包括些什麼之後，首先必須從撤銷東京大學開始，法律和政黨機構必須作徹底的改造。應在更多大學設置法學系，而訓練出來的律師應該保護日本人以反對官僚們的獨斷專行。目前，法律並不能限制濫施權力；它僅僅是掌權者維持統治的工具而已。學校和新聞界應致力於提高人們的政治覺悟和個人責任心，應削弱宣傳大公司及其他組織中成員的重要性。所有這些都將促使以法律條令取代 jinmyaku 關係和以法律保障程序取代體制的非正規行為。

不幸的是，經驗證明前途不容樂觀。假使體制是以自身的生存這

樣一個無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目標為指導，那就意味著現在的統治集團將繼續存在。這一至高無上的目標還將錯誤地和日本的生存等同起來。體制有可能在對抗一個敵意世界的劇烈情緒的騷動中倖存，但更有可能的是，體制在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作了某些讓步之後，還能繼續混下去。這就需要西方國家政府明智的政策。要將體制奇蹟般地變成一個現代化的立憲國家，則需要進行類似革命的權力再分配。

〈財富〉雜誌，1989年5月號

目 錄

作者簡介

第一章●日本問題

- ◎混淆視聽的設想 5
- ◎忽略的政權 21
- ◎日本人的日本問題 28

第二章●捉摸不定的政權

- ◎模糊的權力 32
- ◎體制 54

第三章●天羅地網

- ◎缺乏政治競爭 64
- ◎活躍於農村的體制 76
- ◎對工人的控制 82
- ◎孤立的圈外人 92

第四章●體制的僕人

- ◎卑躬屈節的教育系統 106
- ◎服從管教的新聞界 120
- ◎應運而生的流氓組織 129

第 五 章●行政管理人員	141
●維護體制	142
●結構性的貪污腐化	165
●自民黨戰爭，官僚和政治夥伴	180
第 六 章●溫順的中產階級	205
●「薪給人員」的模式	205
●家庭主義的意識形態	210
●順服與秩序	218
●「薪給人員文化」的製造者	226
第 七 章●人民保姆	235
●仁政部隊	236
●得不到保護的人	252
第 八 章●控制法律	261
●掌權者的權力	262
●與威脅體制的法律抗衡	274
第 九 章●操縱現實	293
●對矛盾的政治運用	293
●備受中傷的邏輯	305

第 十 章 ● 以文化爲偽裝的權力	317
◎ 日本民族精神的意識形態	318
◎ 日本秩序的必備條件——正統觀念	329
◎ 日本人的獨特感和優越感	341
第十一章 ● 猶如宗教的體制	355
◎ 權宜的宗教	356
◎ 佛教徒，基督教徒，馬克思主義者和狂熱者	361
◎ 世俗化的危險	377
第十二章 ● 統治的權利	383
◎ 合法性問題	384
第十三章 ● 儀式與恫嚇	407
◎ 不盡完美的和諧	408
◎ 儀式維持秩序	423
◎ 恫嚇維持秩序	440
第十四章 ● 鞏固控制的一個世紀	451
◎ 過去的延續	452
◎ 體制的鞏固	471
第十五章 ● 日本火鳥	487
◎ 國家安全和經濟的關係	487

●國家動員後的遺產 498

●不敗的日本 513

第十六章 ● 於世卻不入世 529

●缺乏政治選擇 530

●引人不快的依賴性 539

●受害與孤立 552